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六十七回 何鑄復使如金國

卻說岳飛之妻夫人李氏在鄂州，自從岳招討父子離家一月光景，朝廷來取御札、詔書，言說論功升賞，用此為照。自去之後，又經一月，並無音信。一日心神恍惚，睡臥不寧，又兼夜來夢寐不祥，因喚過女兒銀瓶小姐，謂之曰：「我來夢見你父親回來，手中架著一隻鴛鴦，未審吉凶好不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夜來亦有一夢，夢見兄與張將軍，各人抱著一根木頭回來，此夢亦不知如何。母親且寬心，只待家僕金安回來便知端的。」夫人曰：「吉凶雖未見，夢想早先知。想爾父兄在帝闕，必有著不明之事，致使我母子心神惶惑。今可同爾去天上堂燒香，著王師婆請下神來，問他吉凶。」小姐曰：「母親所言極善。」夫人即日交王師婆請下神來，連叫：「無事，無事，只有些血光災，見了便罷。快收拾，快收拾，我回去也。」神既退去，夫人謂王師婆曰：「我夜來夢見相公回家，手中架著鴛鴦一隻，不知此夢如何？」師婆曰：「此乃拆散鴛鴦也。」小姐問曰：「我夜來亦夢見兄與張將軍，各自抱著一根木頭回來，不知此夢如何？」師婆曰：「人還抱一木，是個『休』字。『休』，休矣。」娘兒兩個聽罷，心下驚慌。王師婆向前曰：「只才神道說無事，何必心慌。即今春夢，有何定准。請老夫人、小姐且寬心。辦言猶未了，只見家僕金安從外走將來，報說：「老夫人，禍事來矣。速準備起行。」夫人慌問其故。金安曰：「今有老相公、小相公與張將軍三人，都被朝廷壞了，未知家下如何。」老夫人、小姐聽說，嚇倒在地。王師婆慌扶起，叫了半晌才醒。夫人與銀瓶號哭不勝情。金安曰：「夫人且回家計議，前往臨安，收拾相公屍首。」夫人回至室中，銀瓶告曰：「父兄與張將軍一處受刑，其實不明。初張將軍屯兵於淮上，我父兄隨使臣宣詔而行。日前又將御書詔敕盡皆取去，必中奸人計也。母親宜自往臨安，以體父兄實跡。」夫人依其言，喚過岳雲妻鞏氏、次子岳雷，謂之曰：「爾兄年方十二歲跟父出征，同心報國。爾今十一歲矣，頗知人事，凡有家務，須與嫂商議而行。我同爾姐銀瓶前往臨安，收斂父兄屍首即回。倘或朝廷事幹一家，爾逕來臨安尋我。」夫人吩咐已畢，即日令金安預備船隻，從揚子江而去。

不數日，已至臨安，居止於城南驛所。次日，教金安根究相公屍首，金安領命而去。不移時，引著掩埋岳侯者來見夫人。

夫人詳悉問之，其人備說岳招討被秦檜謀殺之時，係舊年臘月二十九日夜，在大理寺獄中勒死。其子岳雲與張將軍，次日斬於市曹，提牢者將三人屍首去棄暴露牆下。吾因思岳侯名震海宇，誰不欽仰，今日被冤陷而死，安忍暴其屍而不收。乃將三人屍首，掩於一處。現收得岳招討所係絨繅一條，可為憑信。

夫人接過絨繅視之，嗚咽哭泣，淚如珠落。夫人重賞其人，一同前往九曲巷裡，有螺螄殼壓蓋岳侯三人屍首。夫人教去了所掩螺螄殼，看見岳太尉形容如生不變，夫人抱而痛哭。因解去其項下繩索，脫卻血衣，背上「精忠報國」四字昭然不沒，只是皮膚杖痕遍身，腥血鮮紅。夫人即令將三人屍首換上新衣服，移屍於別處卜葬。銀瓶見父兄死之極慘，乃仰天歎曰：「我父兄一心為國，南征北討，無有休息，至今日不想被奸臣苦陷殺之。生我女兒，不能為其雪冤，要作何用？」言罷，見道旁有一小深井，背向井邊，叫一聲苦，只一跳，投落井中而死。夫人聽得井中水響，回頭不見銀瓶，已知投入井中，向前伏井嗚咽悲哀。金安與眾人見著，亦皆流淚，曰：「可憐岳侯父子一門皆受冤死，皇天后土，其亦念之哉！」夫人因銀瓶投死井中，痛哭不已。金安勸曰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夫人且自養息。可令人撈起小姐屍首，與相公一同埋葬，再得計議。」夫人依其言，即著人撈起銀瓶屍首，面不改容。

夫人見之又哭，金安與從人再三勸之方止。即日將其父子抬出埋於西湖之北山樓霞嶺下，將張憲埋於東山神壽巷。夫人既收埋了屍首，設祭拜奠訖，與金安一行從人，迳回鄂州，其媳引岳雷、岳雲等半路迎接。歸至宅中，立岳侯靈位以祀。未數日，只見秦檜差著親黨王會前來鄂州，抄紮岳飛、張憲二家。王會至岳侯家，錄其財產，有每年朝廷欽賜之物，一一皆記某年月日某人送至，俱封記在庫。其家產器皿，盡行入官。兩家人口解到江州。抄其住宅，將秦國夫人李氏並子岳雷、岳霖、岳震、岳霆、岳雲長子岳甫、次子岳申，男婦鞏氏及家下人口，與張憲家屬，編發嶺南去訖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金國熙宗皇帝，近日聽得南朝消息傳人燕都，說道岳飛父子於舊年十二月，被秦檜誣以謀反矯詔下大理寺，至二十九日勒死於獄中。其子岳雲及部將張憲皆被斬了。

熙宗聞之，喜曰：「體檜所謀，委的不負吾國也。」彼國諸酋聞知岳飛父子已死，無不酌酒稱賀云：「和議自此堅矣。」忽兀亦亦上表云：「南朝所可畏者，惟岳飛一人而已。其餘不足慮也。請再遣人詣南朝講和，以體中國之強弱。」熙宗允奏，仍下詔遣蕭毅復使如中國議和。

蕭毅領詔，離了燕地，迳到臨安。次早會朝，人見高宗，進上講和詔書。高宗覽罷謂毅曰：「寡人有天下，而養不及親。

道君皇帝龍升漠北，今無及矣。朕因和議，遣使馳奔驛道，殆無虛日。爾金國皇帝立信誓明，言歸我太后。朕不恥和，凡北國有所需求，弗吝與之。及此尚未見太后的實美音，爾金主果有何意？不然，朕跨江臨淮，躬御六龍，乘兩河忠義之銳氣，罄東南屢年漕運之儲積，整甲戈，嚴士馬，誠不憚於用兵矣。」蕭毅聞高宗之語，心志遑遑，惟領命而已。次日，高宗降出聖旨，著命何鑄、曹勛往金國復命。何鑄披詔，遂入辭高宗而後行。高宗召至內殿，諭之曰：「朕北望廷闈，無淚可揮。卿見金主，當曰慈親之在上國，一老人耳。在本國，則所係甚重。

以至誠說之，庶彼有感動。」鑄叩首領命而出，與曹勛、蕭毅一同離臨安，迳遷望北地進發。

及至金國，鑄朝見熙宗，首以太后為請，後以復命之辭。

金主曰：「先朝基業已如此矣，豈可輒改！何必固以歸太后為請？」何鑄奏曰：「吾主以韋太后春秋既高，太上皇龍已遐升，是其欲盡安養之道，無由而致也。且吾主富有天下，而奉顏順意不及其親，每退思之暇，遙瞻北廷，春樹暮雲，晨寢荒涼，未嘗不汲汲於哀矣。譬如士民，有切於奉養者，或因事而他出，或羈係於異鄉，亦思馳省其親之面，而盡一日之歡也。

何況貴為天子，錦衣玉食，崇瓊瑤華麗之高，居列中官內侍之使令，而經年不獲睹其親者乎？」曹勛亦再三懇請，曰：「陛下若以慈仁之心推及於人，使吾主得以近侍皇太后，非惟佩德不淺，抑且金國有所取用，無不允從矣。」蕭毅亦為之請曰：「臣通使中國，宋帝再三致意，以陛下蒙允講和，深感盛德，每念太上皇及韋後久質在金，今既講和，須令還國，使梓宮得安於永陵，母子完聚乎內廷，此陛下推及仁愛之至。天下諸侯聞之，皆以陛下不拘人之母，所以廣其孝也。不留人之柩，所以昭其信也。為質而復還，所以明其義也。三者盡，而聲名洋溢乎中國矣。」金主聞蕭毅、何鑄、曹勛之言，乃許之，謂何鑄曰：「既已講和事定，即將太上皇並鄭後、邢後三梓宮，及韋太后車駕還國，汝可傳與宋帝知道。」何鑄曰：「臣之命，實懸於陛下一言之下。今回朝，就將陛下玉音傳知宋君。宋君必以陛下之言如綸如？金石不易也。倘復更變，是臣等不能以達上意，難免薰街之戮矣。」金主曰：

「誓書已有許歸太后之語，如壁立萬仞，豈復有失信之意？汝可回奏知，勿多煩聒。」何鑄、曹勛即辭金主而回。金左丞相耶律德諫曰：「陛下雖當與宋講和，且未可將梓宮及太后還國。宋臣機謀百出，恐有更變，則陛下無復管束矣。」金主曰：「久廢皇后在金，使命往來不息，今既講和，而又不歸之太后，則諸侯聞知，皆以我為無信義主也。況一言已出，豈可復追。」蕭毅曰：「太后留金將二十年矣。陛下今若放釋，宋君深感陛下之德，自無更變之理。」金主然其言，即遣左宣徽使劉荅以袞冕圭，冊帝為大宋皇帝，歸徽宗皇帝，顯肅皇后鄭氏，及懿節皇后邢氏三梓宮，及韋太后車駕。劉荅領命而出。